



农 村 故 事 书

半 副 银 镯

刘 肇 霖 等 编 写

农 村 读 物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里有两个故事。《半副銀鐲》讲的是一桩偷粮案件从发现到破获的全部过程。在这个故事里，着重地介绍了一位生产大队支部书记怎样运用阶级分析方法，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，紧密依靠群众，揭破了富农分子盗窃公粮，栽赃陷害的阴谋。《一把镰刀》讲一位光荣妈妈，立场鲜明，敌我界限划得很清，以至富农分子恨透了她，特意偷了她的镰刀，到田里割生产队的稻穗，企图以此陷害光荣妈妈。她的丈夫思想麻痹，差点死在敌人刀下，幸亏光荣妈妈警惕性高，终于将这个敌人当场捕获。

目 录

半副銀鐲	刘肇霖 (1)
一把镰刀	张新泉 口述 曹联基 整理 (57)

半副銀鐲

刘 肇 霖

社会上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，就免不了会发生些坏人坏事。大凡坏人在干坏事的时候，往往只顾了看一面，总觉得自家的手脚严密，外人都被蒙在鼓里，干了坏事往好人身上一栽，教别人去顶缸，自己一万年也犯不了案。其实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：上有领导，下有群众，只要经过调查研究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任你巧似猴、精似鬼，是狐狸就有露出尾巴的时候，谁好谁坏，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，决不会冤枉了好人，便宜了坏蛋。常言道：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”；又道：“真金不怕火炼，怕炼不是真金。”正是这个意思。

闲言表过，引出正文。却说黄河东流，经过河南。河南省有个武陟县，武陟县有个郭家庄。郭家庄是大营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，有一百几十户人家，老少五七百人口。这庄子紧靠着黄河北岸，队里的土地大半在河滩上。解放前，黄水十年九犯，河滩地越种越穷，郭家庄原是个苦村子；解放后，人民政府治黄得法，变害为利，这河滩地

种啥收啥，倒变成金不换了。自五八年成立公社以后，队上的土地連成大片，上坡种棉，下坡收粮，年年收成不错，社員对社会主义的奔头越来越大。五九、六〇虽鬧了两年自然灾害，但因上级党委对生产、救灾工作抓的早、抓的好，社員基本生活并没受到多大影响。

轉眼到了一九六二年。这年麦秋双收，是个十足年成。秋末冬初，郭庄大队完成了国家棉、粮收购任务以后，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粮食，四个生产队的粮仓也堆得满满的，真是社員滿意、干部寬心，好一派丰收光景。这天清早，大队党支部书记郭万祥正披着件薄袄，噙着管旱烟袋，坐在自家的門前想心事：秋收虽說基本結束，但还留下些尾巴：大地里的棉花棵还有一半沒刨；白菜栽了不少，也得加紧管理。听公社党委书记說：“今冬还要开展整社运动，要趁早收束地里的活儿，好騰出手来搞好运动。”从郭庄的四个生产队来看，丰收之后，大家都像是有点松劲的样子，这种情况非及时扭轉不可。

正盘算着，就見从前街来了一老一少。少的三十来岁，黑黑的脸皮，身大膀寬，穿一身深灰布的夹衣裳，原是第三生产队的队长。这人脾性最急，无论干活、讲话、吃饭，做什么都比别人快，因此上，他的本名虽叫郭三宝，但村里人喊順了嘴，

都管他叫“过山炮”。老的六十来岁了，五短身材，穿一身青，头上虽已花白，脚步却还輕健，乃是三队的副队长兼保管員。这人叫黃和卿，本是外姓人家，自从他爷爷輩上逃难到此，就在郭庄落了戶，如今也有三代了。这黃和卿光知道干活，不大爱讲话，一天到晚吭也不吭。因他說句話比黃河水清还难，村里人都管他叫“黃河清”，久而久之，大家都把他原来的“和卿”两字忘掉，連戶口簿上填的也是“黃河清”了。

两人越走越近，万祥見他們的神气不对，就知道出了事情，便站起来問了声：“找我？”三宝說：“不錯，找你。”万祥又問：“啥事？”三宝把眉头一皺，說：“事大着哩！你問河清叔吧。”万祥怔了一下，就問河清：“老叔，到底啥事？”河清搭拉着眼皮，哑着嗓音說：“队上的粮仓出了事，……”刚說了一句，万祥就摆摆手儿，打断了他的話头，使个眼色說道：“走，咱們屋里說說去！”說罢，就領他倆进了屋門。

这时，万祥媳妇正在屋里烧飯，滿屋里全是柴烟，三宝一进門，就噲得直打噴嚏。万祥喊了声：“孩他娘，飯可中了？”万祥媳妇打灶后站起来說：“中了。”“要是飯中了，你去挑两担水吧，我还有事。”万祥媳妇見两人这么早就过来了，料知有要紧的公事，便答应着徑自取了扁担、水桶，上街担

水去了。万祥見屋內沒人，就問河清：“接着說吧，到底粮仓出了啥事？”半晌，河清方憋出话来：“丢了粮食。”“什么粮食？”“高粱。”“丢了多少？”“整的三口袋，散的約摸二、三百斤。”“这么說，七、八百斤是有的了。咋丢的？”“不知道。”三宝在一旁急得直跺脚，說：“傻大叔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嗎？分明是被人偷了！”河清說：“这个我也知道。不是人偷，耗子在一夜晚能拉走这么多？要說咋偷的，俺可真不知道。”三宝說：“这才真是废话。”万祥忙插言道：“先別拌嘴。河清，我問你，你是啥时知道的？”

这么一問，河清这才源源本本地讲了出来：原来这老汉是个十分尽責的保管員，自从粮食进了仓，每天一早一晚，都要到仓库里查看一遍，碰到刮风下雨天气，半夜里也要起来两趟，看看动静。三队的粮仓，本是地主的一座家庙改的，磨磚对縫，十分牢固，院門有鎖，庫門也有鎖。两把钥匙，河清白天帶在身边，夜晚放在床头，早晚不离左右。昨夜临睡前，河清把钥匙攔在枕头边，今早天不亮，他摸黑穿上衣裳，拿了钥匙就去查庫。到了仓库院門，刚要动手开锁，一摸鎖口，就觉得事情不大妙：原来院門上使的是一把旧式大鎖，钥匙口偏在一头，河清是个有心人，每天鎖門都有一定的規矩，钥匙口照例朝下。如今发现钥匙口朝了上，他心里不免犯疑。这时，他虽然有点嘀咕，却

还在寬慰自己：也許自家昨夜挂倒了，未必會有人私自開過庫門。進門瞧瞧再說吧！想着，就開鎖進院。這時，天已蒙蒙亮了，他心中有事，眼裡有物，一瞅庫門，見門兒還鎖得好好的，門前甬路上卻紅乎乎的撒了一地高粱。一見糧食，他立時就出了一身冷汗，暗道：“糟了，一定出了問題！”當下開鎖進庫，先看看堆，見短了三袋；再看看囤，見空了一圈。他情知糧食被盜，急得直在院裡頓腳。半晌，方想起報案要緊，便把庫門依旧鎖了，徑自去找三寶合計。三寶本是個直筒子脾氣，遇到這樣的事，也沒了主意，便領着河清一道向萬祥匯報來了。

萬祥听河清講着，臉上的皺紋變得越來越深，手裡的旱烟袋磕了一袋又裝上一袋，等他說完，才把烟鍋猛磕了兩下，問他：“夜來你什麼時候查的倉？”河清說：“老規矩，吃罷黃昏飯就去的。那會子，倉里還好好的。”“今早你驗過那兩把鎖沒有？可有損傷？”“全好好的，沒有半點傷口，不像有人撬過。”萬祥想了想，就說：“听你們會計常合說：糧倉大鎖的鑰匙都是獨一份的，全庄找不出第二把來。可對？”三寶搶着說：“正是獨一份。兩把鎖都是河清叔自家挑出來的，可靈巧哩！頭年拿到大集上去，連鎖匠都配不出鑰匙來。隊里進庫盤倉，全仗着河清叔。他這兩把鑰匙，白天系在褲腰上，

黑夜放在枕头边，这是出了名的，队上的社員、干部任誰都知道。大伙全这么說：‘老三队，保险柜，河清老汉攥着钥匙睡。’咳，沒想到保险柜这回也漏了底啦！”

万祥想了想，接着問道：“老叔，晚上睡觉門不門門？”河清說：“夜夜都門的。今早是先拿钥匙，后开房門，这才出来。”万祥又道：“看来，偷粮食的在后半夜沒法弄到钥匙，問題怕是出在前半夜。想想看，前半夜起来过沒有？”“沒。噢，想起来了，夜来刚躺下，倒是有人把我喊起来过。”“誰？”“常合。”“會計找你有啥事？”“他隔着大路喊我，我披上件衣裳就出来了。他告訴我，今天一早，三宝要去大营挑牲口，下不了地。叫我帶人把村南的棉花棵拾掇拾掇，他好騰出点空来去整整菜园。”三宝插嘴說：“出来时，屋門鎖上沒有？”河清說：“沒鎖。俺俩在地边上合計了一陣子，沒走太远，两袋烟的工夫就回屋了。栓上門，我还瞧了一眼，钥匙好好地还在枕头边放着哩。”万祥問：“你俩說話时，大路上有人嗎？”“記得路上沒人。路北井边上倒是有几个人打水。”“都有誰？”“月黑天看不真，仿佛有常合媳妇。别人就认不清了。”

万祥听罢，考虑了半晌，站起来說：“我看这么着吧：丢粮是个大事，我們馬上开个支委会合計合計。在支部还没研究出头緒来的时候，先別露

出风去，免得影响社員情緒。还有，咱們先一块到仓库里去看看，也許能瞧出点馬脚来。走！”說着，帶領兩人就往外走。一条腿刚迈出房門，他猛然想起一事，又抽回身子來說道：“慢来，暂时我还是不露面的好。你們想：坏人偷了粮食，心是虛的，定然在暗地里瞅着咱們的行动。我要在这时一露面，坏人就会加意防备，另出坏招，那就更麻煩了。”說到这里，停了停又接着說：“这样办：三宝和河清老叔一路到仓库里查一查。你們千万不要着急，表面上得和平常一样，不能帶出像来。我就去开会。回头要是查出点名堂，河清叔可以悄悄地去大队部找我，对誰也别声张，要紧要紧。”囑咐完，兩人就走了。走到門口，万祥又把三宝喊住，說：“順路通知你們队的常合和一队的常全：吃罢飯就去大队部，开支委会。”三宝答应着就同河清一路去了。

万祥打发他們走后，自己也不再耽擱，把烟荷包往腰里一掖，就要去找大队长金城商量开支委会的事。这时，万祥媳妇已担滿了一缸水，見他又要走，就問了声：“又要出去？”万祥随口应道：“找金城，去大队部开会。”“还吃飯不？”“开罢会再吃。”“等你开罢会，該吃午飯了。”万祥一听笑了，就問：“啥飯？”“紅薯糊糊。”“那就盛上一碗，走着吃。”他媳妇笑道：“你呀，很难得在家里吃頓安生飯。真

是！”她說着，只得用万祥常用的那个头号串門大碗，盛了滿滿一碗紅薯粥，雙手遞給了他。他端起大碗，唏哩呼嚕地吃着走了。

走着路，他心里在想，“只有一把钥匙，粮食到底是咋丢的呢？莫非那河清……”刚往这里一想，河清老汉的影子就在眼前飘了出来：这个在地主家扛过三十年活的苦工，朴实得像山里的一块大青石。自从土改后当了干部，他一心向着集体，平日干得多，說得少，在村子里挺有威信。像这样一个人，是决不会干出坏事来的。想到这里，就觉得此案与保管員不会有什么关联。接着，万祥便把村里几家管制戶、特殊戶的情况分析了一下，认为这些人虽是怀疑对象，但他們却都住在西头，住处相隔既远，平日同三队也很少联系，挨个排了排队，一時間也想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线索。就这样边走边想，虽沒想出可疑人物究竟是誰，但万祥的脑子里却总算有了些头緒，觉得这件案子既干得这么乾淨利落，除非是熟悉根底的人儿才能干得出来，要想进行調查研究，看来还得先从三队的人物下手。他这样边走边想，不知不觉，已經走到金城家了。

大队长金城是个四十来岁、身材高大的农民，四方脸龐，紫膛面皮，濃眉大眼，滿腮鬍子碴，一看便知是个老实巴焦的汉子。此刻，他正在吃早飯，

料是吃得热了，大敞着怀，脑門上还直流汗珠。一見万祥端着飯碗进来，他知道有事，就拣条板凳摆在院里，让万祥坐下。自己也端个飯碗，坐在对面边吃边談着。万祥把三队丢粮的事說了一下，并扯了扯自己的看法。金城听罢，就說：“粮食丢的虽說不太多，事情可不能不算严重，是得开个会研究研究。”万祥說：“你都有啥看法？”“别的沒啥，就是粮食丢得有点奇怪。你說，钥匙共总一把，鎖又沒砸开，这事岂不希罕？眼前，群众不知道，还好說；风声要是一传出去，我看，干部就得先背黑鍋！”“哪些干部？”“还不是三队上的几个干部！依我看：河清老汉一輩子忠实可靠，是庄里出了名的，虽說当的是保管員，可是群众誰也不会猜疑他。三宝呢，那是个直筒子，平素吃几碗飯，街上誰都知道；再說，他家里人口少，关系也少，从来沒和別人家鬧过彀扭，出了这种事，大家也不会往他身上拉。惟独常合，虽是个好同志，但脾性太倔强，工作不大讲方法，平日就听說有人对他有些意見。加上他爹、他娘又是一对烧不熟、煮不烂的老石头，早年間曾和半庄子人罵过街，这二年虽說改好了，人緣仍不怎么样。再說，常合又是會計，丢了粮食，就是清白无事，也兴許有人要攀扯他的。”万祥道：“这倒沒啥，常言道：金簪子掉到井里，該誰的就是誰的。誰偷粮，誰清白，早晚有水落石出

的一天，这个先別管它。我倒問你：到底哪些人对常合頂有意見？”金城說：“还不是那些富裕戶們，为了常合在出工、搞副業、弄自留地这些問題上抓得特紧，平素就断不了的同他爭吵。这些事，我看同郭普寿、兰芝媽两口子准有关系。这家富农分子表面上虽装得沒啥，骨子里却笑里藏刀，这几年也曾搞了不少鬼。三队的几戶富裕中农对常合总有意見，說不定就是这两口子在背后嘀咕的。”

万祥說：“郭普寿的外号叫‘估不透’，兰芝媽的外号叫‘烂芝麻’，就凭庄里人給这两口子起的外号，也就能听出这两人的为人怎样了。这些富农分子对常合有意見，倒是理所当然的，我看沒啥。不过，常合同‘估不透’这两戶人家，男的天天見面吵，女的夜夜隔墙罵，这也不大好。”金城道：“自从那次支委会上，对常合进行了帮助，并且在四类分子会上点了‘估不透’的名字以后，鬧架的情况說来是好多了，可是根本問題却解决不了。你知道，这两家的仇恨不是一天的，土改那年，为了給‘估不透’家划階級成份，大家不是爭論了好久嗎？当时，按照工作組同志的最初意見，认为‘估不透’家虽有雇工剝削，但总起来說，土地并不算多，‘估不透’本人是指着做买卖、当牙子过生活，因此，划作富裕中农成份也合适。那时节，常合坚决不同意这个意見，觉得‘估不透’家的土地虽不多，

但两口子都不参加劳动，剥削收入肯定会超过他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，按规定应该划作富农。后来，经过算细账，证明‘估不透’家的剥削收入果然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，理当划作富农成份，于是，就这么定了案。这以后，‘估不透’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当时的情形，从此对常合恨得要死，他家里那位‘烂芝麻’也一天到晚地找常合媳妇麻烦。说来十几年了，这个老根子还没挖掉。”万祥听了，摇摇头说：“这个，我看倒不是什么两家私仇的事，是富农分子服气不服气的问题，往后还得多加注意哩！”金城接着说：“不管怎样，咱村里这两年没出大事，大家思想上都有点麻痹，从丢粮这桩事来看，今后咱们还当真大意不得哩！”万祥说：“说的很对，这是给咱们敲警钟了。”说着，见金城已吃完饭，自家的饭碗也早空了，便把碗筷让金城家的二娃子送回家去，自己便和金城走了出来。路过四队长万钟的家，就连他也叫着，一同去了大队部。

这时，一队的常全已经到了，只缺常合一人。四人等了一会，见常合仍未来到，万祥就说：“不等了，咱们先谈着吧。今天开个临时会，研究一件要紧的事。”接着，就把三队丢粮的事以及河清、三宝所介绍的情况对大家说了一下，讲完，就叫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发表些意见。万钟先说：“队里只要出了

这种事，从干部到社員誰都不能不关心。眼前，咱們是一点底也沒有，我看还是赶快向群众宣布一下，把事挑明，发动大家揭发检举。只要走了群众路线，好歹总能有点办法。”常全接着說：“万鍾的意見俺不大同意。俺想：走群众路线是对的，可不是这个走法。要打算向群众宣布，無論如何咱們得先有点数；如今咱們連一点譜也沒有，要是猛古丁地往外一攤，一来会影响大家情緒，二来坏人会钻空子，三来会把案情攪得更乱。”万祥問他：“依你呢？”常全說：“依我說，坏人夜来刚偷了粮食，一定还来不及处置赃物。咱們一面先把党、团员动员起来，留神情况，注意保卫；一面过細地分析分析情况，有必要呢，就找几戶基本群众了解了解。这么一来，准能弄出些头緒来。”正說着，常合赶来了。

常合这人三十多岁，是个細长条儿；天生的白淨肉皮，任是风吹日晒也不变色。这人由于腿长，走起路来，一步能頂別人两步，这时料是忙着赶来，脚步迈得更大，三步两步，就进了屋。金城一見是他，就問了声：“为啥来晚了？”常合气呼呼地說：“‘估不透’又同我纏上了！”常全、万鍾一齐說道：“你也得注意点影响。这家伙虽是个富农分子，总是对吵，可也不好！”常合說：“等我把事由說完，你們再批評好不好？”說着，就搶着把經過讲了

讲。原来那“估不透”今天派的是菜园里的工，誰知他去是去了，干活却磨磨蹭蹭。他家的自留地靠菜园挺近，偷空他就跑去拾掇自家的菜。常合来大队部开会，发现他在搞自留地，就严肃地指出：不准占着工分干自家的。誰知不说还好，常合这一说，他却讲起歪理来，说什么“俺比不得你们当干部的。你们用不着自留地，俺们可得仗着自留地过哩！”常合一听不顺耳，就说：“任誰也不能仗着自留地过日子，都得依靠生产队。富农分子更得老老实实地干活才行！”“估不透”却说：“你们干部行，俺不行，反正你们是‘鸡不撒尿，自有便处’嘛！”他这么一说，常合更是挂了火，就问他讲这话有啥根据，富农分子凭什么敢乱讲乱说。“估不透”说不出长和短，只是一个劲地胡搅蛮缠。就这样，两人便吵起来了。

常合把情况一介绍，常全、万鍾听着也有了气，都说：“这个家伙实在成问题，是得开个群众会斗他一家伙才行！”万祥避免把话题扯远，就忙说道：“‘估不透’说的这些话确是成问题，看来这家伙表现得很不地道、不老实，这倒是个挺严重的事，值得引起咱们的重视。这个问题，咱们回头得专门研究研究。如今还是接着谈三队的事吧！”说着，就把方才会上讨论的情形给常合谈了一下。

常合听罢，就说：“我看，坏人要偷钥匙，夜来只有一个机会，就是趁我喊出河清来说话的那段功夫。很可能，问题出在那个时候。”金城说：“你和河清说了没几句话，时候并不长，坏人要是又偷钥匙，又偷粮食，又送回钥匙，能来得及吗？”常合说：“谁说来不及！他偷了钥匙，先把仓库的两把大锁打开、虚挂住，接着便把钥匙送回，等夜静了以后再去偷粮食。不行吗？”金城点点头道：“倒是有理。”常合想了想，又说：“这么一扯，我倒想起一点印象来了。我看，这回仓库被盗，‘估不透’这家伙最有嫌疑。”万祥忙道：“为啥？你说说。”常合道：“为啥？头一条，‘估不透’家近来总闹着要盖房子，盖房子就得用粮食。第二条，夜来我喊出河清叔来的时候，这家伙正在井上打水，他是看见河清叔出来的。这还不算，还有第三：几天来，我老瞧见他在仓库院门前转游。他是个富农分子，要是没安坏心，他转游个啥？”大家听了，一致摇头表示不同意，都说：“这些都不能算作偷粮食的证据。三队有好几户富农，并不只他一家，要是人家自有存粮存料，你能管人家盖房子吗？再说夜来在井边打水的也不只他一个，又没抓住人家的手腕子，怎能说钥匙是他偷的？说到在仓库门前转游，那就更不是根据了。”经大家这么一讲，常合也觉得自己的道理站不住脚，就不再谈下去了。